

参加一次文学活动,与几位作家朋友闲聊,我谈及经历的一件事。听罢,有人说,这故事好,你写不写?不写我就写了。一个故事而已,有什么不可以呢?不同的作者定会写出不同的况味。近段时间总是刷到一些界定抄袭与借鉴的话题文章。疑惑之余有了思量:在文学艺术创作日益繁荣的今天,我们的艺术生命是否正在悄然枯竭?

编辑湖北作家姜洪的《惊涛,永志不忘》时,有了一些体会。我曾经历过1998年长江流域那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斗争,也读过不少同类题材作品,但仍被作者细腻深情的文字所打动。文章不仅重现了自然之力的汹涌澎湃,更深刻描绘了人在极端环境下展现出的坚韧与牺牲,让人仿佛亲历其境,感受到那份

震撼人心的力量。这或许就是寻找的答案——文学艺术的生命之源,是真实且丰富的生活体验。

文学艺术,无论是诗歌、小说、绘画还是音乐,其本质都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表达。而这些情感与思想的源泉,无一不来自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感知。就像姜洪在抗洪前线亲身经历的每一个日夜,那些汗水与泪水交织的瞬间、生死相依的温情,都成了他笔下真摅动人的素材。

真正的文学艺术,应当是对生活的深刻洞察与艺术再现。姜洪的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我,正是因为他深入抗洪一线,亲身经历了那些震撼人心的场景,将个人的情感与集体的记忆紧密结合,创作出了具有生命力、感染力的作品。(周璐)

主 编：周路 美 编：职文胜 版 式：洪菊华 责 校：江洋

惊涛,永志不忘

□姜洪

汛期的长江,江面比平日更宽阔。江水浑黄,湍急有力 flowing。江上空寂,间有轮船驶过,碎浪拍岸。大堤外,防浪林半淹水中,近水的树干、枝叶浸染泥色水渍,低者仅露出顶叶。一股微腥的清新水汽,迎面扑来。大堤内,是一望无际的稻田,一派深绿。背堤而建的民居,屋后菜地各种时蔬生长,篱笆上南瓜、丝瓜怒放黄花。这正应了那句话:河两岸有生命之树。

《赤壁怀古》写道,“惊涛拍岸”。现在,赤壁正是惊涛拍岸。1998年,农历戊寅年,一场大洪水不期而至。

当年7月初,我被紧急派赴长江抗洪前线,常驻赤壁长江干堤开展抗洪报道。我每天在长江边、在大堤上走来走去,走在那个最漫长、永志难忘的夏天和秋天。那是我此生和长江与长江大堤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。

那时,我对一切都不太熟悉,要了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、低气压、西北低槽、低涡切变、降水云团、设防水位、警戒水位、危险水位,还有赤壁干堤重要险段老堵口、八把刀,乃至抗洪抢险和电视新闻报道本身。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电视新闻生涯。

抗洪前线,真艰苦啊。不管白天黑夜都得出去,一天要拍好几条新闻,最多时一次发回七八条。正值酷热,上一次堤,像从水里捞起,浑身湿透,衬衣口袋里的采访笔记总被浸湿。因为摄像不便戴草帽,日晒得黑黢黹的,手晒脱了一层又一层皮,新皮老皮深浅错杂。而我们在赤壁干堤抗洪指挥部二楼最西头的住处,正当西晒,闷热不堪。睡不好,吃不下,只能大瓶大瓶饮水维持体能。没有桌子,拍完新闻,拂去席子,枕头上黑压压一层死去的小飞虫,趴在床边写稿。

在赤壁抗洪前线,我记录了纷繁的景象:烈日下的看守,露夜里的巡查,指挥部里纷至沓来的电话、传真,语气严厉的紧急通知,分外牵动人心的《新闻联播》和天气预报,导滤池、蓄水反压、生死责任状责任书、战地誓师……也记录了许多掷地有声令人动容的话语,如“严防死守!死保死守!”“人在堤在!水涨堤高!”……

7月初的赤壁干堤。明月破云而出,境外波光粼粼,堤坡堤脚灯光点点,稻田草地中,沟渠池塘里,人声此起彼伏,呼唤应和,那是由市直单位突击队和村民组成的查堤专班在仔细巡查护堤。

7月下旬,随着水位不断攀升,形势开始紧张。那天傍晚,暴风沿江东下,突袭赤壁。霎时间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,随后暴雨如注。电线吹断,江堤上一片漆黑,阵阵闪电短暂照亮夜空。凌晨3时,风声而雨不止,我随指挥长上了堤。大堤笼罩着风雨后的宁静,不时听取蛙声一片,可见堤巡查员的灯光点一点。被掀翻吹垮的哨棚,一个个重新挺立堤上。棚子里,值完班的村民们,身着湿透的衣服,盖着湿淋淋的草袋,躺在湿淋淋的稻草上睡熟。他们没有离开哨位半步。这感人情景,促使我拍下以普通人为主角的新闻特写《风雨夜,无归人》。它被放在本台新闻节目头条位置播出。

还记得老堵口出险的那个惊心之夜。

月亮在车窗外,浑圆、橙黄。月光洒进车内,随着车身的转弯、颠簸,在座椅上移动。我们正匆匆赶赴赤壁长江干堤老堵口。该堤段已经开始大量管涌险情。到达现场,险段已经开大。通往险区的道路上,黑压压涌动着川流不息的人流,抢运砂石的拖拉机“突突”响着,打破夏夜的寂静。大堤上车灯明亮,一直绵延到天边。险区池塘里的管涌群,密密麻麻鼓泡,水冰凉——这是凶险之兆!

位于长江弯首凸面的老堵口,汛期惊涛拍岸,受冲击力大。这里地质基础差,3—5米黏土覆盖层下,是强透水性沙层,极易发生管涌。新中国成立前,曾经三次溃堤,故原名“老倒口”。几年前,这里曾发生过被称为“长江之最”的特大管涌。1998年入汛以来,毫无悬念,险情不断。

月亮越升越高,月色空明,夜空澄澈。那天,直到凌晨一时许,抢险才结束。我们的车子沙沙驶过静寂无声的大堤,银月月光从前窗照进来。路旁哨棚内,人们都睡熟了,只有八把刀险段,还有村民在昏黄的灯光下抢抓压井台——一个星期以前,被国家防总称为“万里长江第一险”的这里,出现管涌群特大险情,严重威胁着大堤安全。

当年的采访笔记,保存至今,里面有许多即时的潦草记载。

我的“抗战家族”

□简梓

深刻。《烈火金钢》的主人公,为掩护主力撤退与敌拼死肉搏,从尸体堆爬出死而复生,悟出他的大名“史更新”藏有深意,一下视之为偶像。一头扎进入长篇小说领域,抗战题材可真不少,大热门有《平原枪声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,小流行有《平原烈火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战斗在滹沱河上》,囫圇吞枣看得起劲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至今都记得,起初留意猫眼司令、猪头小队长、毛利中队长这些脸谱化的反角,最终建立了对英雄人物景仰,马英、建梅、魏强、孙振邦、许凤、李铁,从区委书记、游击队长到堡垒村长、妇救会主任,那种出生入死的艰苦卓绝,一点一点播下爱国种子,确实打动了少年的心。这些作品在新世纪前后,全都改编为电影或电视连续剧,可见“红色经典”的魅力。

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要“高大上”一些,内容以地下工作者策反伪军团长敬陶起义为主,城市“秘密战”暗流汹涌,完全不同于武装斗争的刺刀见红,还有一条杨晓冬与银环的爱情线,艺术感染力更强。特别是后来拍成电影,由大明星王心刚、王晓棠主演,带动小说再度走红,听邻居大哥哥聊得神采飞扬。我的另一个表哥启宇也只大我两个月,早看了这一大部头,与我大谈杨晓冬的“书生报国”之路,还抄录其中“蒿莲隐匿灵芝草,乌泥藏陷紫金盆”的对联,赠给我作为人生箴言。上述抗战小说我不止一遍阅读,小说作者也均成为令我钦慕的作家,书友之间交换,有时要卖弄一下是谁写的,吊吊胃口。给你一本李英儒《战斗在滹沱河上》,会说“他可写过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呢!”《平原烈火》一看封面,徐光耀有几分眼熟,《小兵张嘎》不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吗?找出家藏的老《大众电影》(1964年第2期)《小兵张嘎》剧照,一比对果然如此,于是《平原烈火》收入最初的藏书箱。读到李晓明的长篇小说《破晓

记》,哎哟,他是《平原枪声》的作者,又出新作了,小说中的“八爷爷”神通广大。从语文老师那里得知,李晓明就在武汉工作,真有点为我们城市感到骄傲。风闻《苦菜花》好看,误传作者也是李英儒,借到手方知是冯德英,源于两人姓名同有一个“英”字。这部长篇小說的故事发生地,不同于《战斗在滹沱河上》等作品在河北平原,而是与《铁道游击队》一样在山东大地,塑造了一位支持女儿媚子抗日救国、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大义母亲,反衬出日伪的狡猾与残暴。1965年《苦菜花》搬上银幕,因小说的知名度而一票难求,我直到新时期重映此片,才看到朴实坚毅的母亲形象——由电影《奇袭》中的“朝鲜阿妈”曲云饰演,更加亲切而难以忘怀。

上中学时在校图书馆帮忙清理旧书,碰到一本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《新儿女英雄传》,但我不大习惯它的竖版排印,遗憾错过一部出自延安老作家袁静、孔厥合作的佳作。见书架上零星有些苏联卫国战争小说,管理员老师建议我不妨也看看,便找到《围困》《普通一兵》《日日夜夜》以及捷克作家伏契克的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阅读。1972年我16岁,法捷耶夫的《青年近卫军》重版,主人公奥列格与我同龄,参加抵抗运动而壮烈牺牲,我引以为榜样,在笔记本上留下11条摘录,其中有他的一首“青春不会虚度”的小诗。再到1982年,美国作家赫尔曼·沃克的长篇小說《战争风云》畅销,我跑了多家书店买到一套三卷,至此形成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图景的总体了解。

从童年到青年的美好岁月,抗战小说作为我文学阅读的一部分,感知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壮怀激烈。不得不说,对“抗战记忆”的记忆,悄然无声滋润过我们的成长。

我的“抗战家族”

□万炳乾



破碉堡(版画)

邹雅作

母亲同样在抗战岁月里历经多次生死考验。曾有一次,三区区委书记刘兴芝召集紧急会议部署工作,会议持续到深夜。连日奔波与高强度的工作,让刘书记疲惫不堪,警惕性也有所下降。教会后,作为区委书记,母亲凭借着长期战斗积累的敏锐直觉,决定连夜转移。夜色如墨,她摸黑踏上转移之路,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的危险。母亲这次凭借着机敏果断,躲过了敌人的抓捕,得以脱险。

还有两次被围的经历,至今想来仍令人心惊。日本鬼子得到情报,知晓村里藏有姓魏的抗日干部,便将村子团团围住,大声叫嚣着要村民交出人来。面对敌人的威逼,乡亲们没有一丝毫退缩。第一次被围时,几个大娘将母亲拉进自家昏暗的地窖,用柴草、农具严严实实地遮掩住人口,敌人在村里翻箱倒柜,大声呵斥,始终未能发现母亲的踪迹。又一次被围,敌人来势更凶,挨家挨户仔细搜查。紧要关头,一位大爷灵机一动,让母亲穿上破旧的农妇衣裳,躺在土炕上佯装重病。敌人闯进屋时,大爷和邻居们七嘴八舌地“哭诉”着家中病人的惨状,敌人信以为真,骂骂咧咧

江花周刊

2025年8月14日 星期四

那些年看过的抗战小说

我们这一代“50后”,没赶上全民御敌的烽火岁月,但不乏“抗战记忆”的记忆,融入人生的精神之旅。

小时候,不管看电影还是看“娃娃书”,都爱“打仗”的,特别是“打鬼子的”,像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鸡毛信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,既有电影又有“娃娃书”,看了一个饱。那个年龄段,天生喜欢模仿电影中的“打仗”桥段,转换为巷子里意兴不尽的游戏,这或许是男孩子成长的一道必修课。

上了三年学,识得几个字,野心大了,不再蹲守“娃娃书”小摊,总看连环画那算“小儿科”,开始跟着大孩子的屁股后看“字书”——故事和小说。最初为高年级课本上的《赵一曼》《小英雄雨来》等课文,接着有薄薄的《雁翎队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小册子,有的拍了电影,看得懂,兴趣大增。

当年老爸给我一册《少年文艺》(1965年第10期),看过无数遍,至今还在书柜收藏。这一期有篇《飞夺泸定桥》,是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、红军长征的著名传奇,又在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中被编为一段舞蹈,觉得好不神奇。于是将《少年文艺》借给表哥荣鹏,兴致勃勃推荐《飞夺泸定桥》。他却不大在乎,反问看过《“名将之花”凋谢在太行山上》没有,那也是杨成武的回忆录,讲的是冀中军区八路军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故事。进而,他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叫《长城烟尘》,内容也主要是歼灭阿部规秀的那一位。阿部规秀?这个名字不像山田、松井,怪怪的,听都没听说过,轮到我傻眼了。表哥只比我大两个月,已经看了这么多“字书”,让我心生惭愧。

此后,四处寻找长篇小说,最初接触的抗日题材,可能是《烈火金钢》,或者说因为它反映冀中军区八路军突破日军“铁壁合围”的血战,而使我印象

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,我的家乡河南省最北部的南乐县,因其地处豫、鲁、冀三省交界,成为“三不管”地带。敌人在此防守相对薄弱,这片土地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区域。当时,在统一战线、国共合作的背景下,由国民党、共产党和开明绅士共同组成了抗日政府。我党依托抗日救国会公开开展工作,积极宣传党的政策,发动群众参军支前,掩护干部交通,还不断寻找敌人薄弱环节予以打击,在这片热土上书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日篇章。

我的父亲张悦斋(原名万兴周),出身于南乐县元村镇的一个大家庭,家族中有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共产党;母亲魏瑞珍,来自县城城关镇,一家人也都积极投身抗日活动。在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感召下,父母双双投身革命洪流。

父亲从元村党支部书记起步,先后担任县六区区委书记、区委书记、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;母亲巾帼也不让须眉,1938年,年仅17岁的她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县二区区委员、区立抗日联合会主任,一路成长为县抗日联合会主任。从此将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。

1940年中秋,身为区委委员的父亲正在家乡宣传抗日工作。然而,危险悄然而至,他与另一位同志住在一户村民家中被敌人包围。为突出重围,两人先后行动,不幸的是,先行突围的同志壮烈牺牲,父亲也不幸被捕。所幸敌人并未发现他共产党员的身份,在元村镇开明绅士和商会的联名保释下,父亲得以脱险。获释后,父亲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情况,并经组织批准改名为张悦斋,随后前往他区担任区委书记。

1942年4月3日,日寇发动了臭名昭著的“四三大扫荡”。日寇第一混成旅团约三四千人,纠集数千伪军,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们的根据地。当时,边区党政机关、军区后方工厂、学校、医院等重要机构均驻扎于此,人员物资高度集中,成为敌人的“眼中钉”。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,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。

时任二二区委书记的父亲,在扫荡前两天通过敌工部获取了重要情报。他立即向县委汇报,并迅速召开全区党员干部大会,部署反“扫荡”任务,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领导机关和后方工厂人员的安全。

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,抗日政府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。父亲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,立即派人四处打听情况。原来,县政府被冲散后,干部们各自为战、分散突围。县长刘镜西在被围时,果断将文件档案就地掩埋,干部们分散到群众家中隐蔽。父亲立即组织区委干部和民兵全力营救。关键时刻,党支部抓住一户人家办丧事的机会,让刘县长穿上孝衣,混入送葬队伍,最终成功从侯庄突围。这场生死救援,生动展现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的坚定意志,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。多年后,父亲与老战友相聚时,每当谈起这段往事,总会流露出对家乡人民深深的怀念,不住地称赞人民群众的大智大勇和高尚的政治觉悟。